



傳自第一
至第五
六十五之
六十五

漢書
卷一百六十三

內	開	文	席
漢	一六三九	五〇冊	架
書	類	號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639
冊數	50 (30)
函號	279 34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明治十三年六月

列傳初帙

校史記評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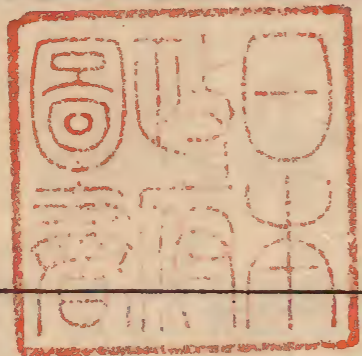
東京 同人有志梓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一

伯夷列傳第一

吳興凌雅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日本長尾與田遵校正

唐順之曰太史公創史記列傳蓋以載一人之事而為休不同迨後兩漢書三國晉唐諸史則第相祖襲而已



索隱曰列傳者謂敘列人臣事
跡今可傳於後世故曰列傳
正義曰其人於後世故曰列傳
正序列其行跡故曰列傳
可本老子與韓非同傳第一
監本老子與韓非同傳第一
一莊子與韓非同傳第一
索隱本伯夷傳第一
三索隱云伯夷傳第一
有成說今則不可教迹全乖
莊周同為傳其韓非可居
正義本老子開元二伯夷居
老子莊子然漢武帝三年奉
處夷齊上然漢武帝三年奉
設道則禁惡成致正理之
可導妙興法垂流申韓之
道齊慎曰與伯夷合為一卷
而與伯夷合為一卷甚為無
世莫先伯夷而老莊法意流
公敘述自夷而有深意豈宜
妄為軒輊今以太史伯

老子申子之申疑當作莊

葛洪曰伯夷首列傳以為善而無報也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

夷傳居首為一卷次以管晏為一卷次以老莊申韓為一卷次以復太史公之舊云又曰宋人謂大史公作伯夷傳滿腹是怨今試觀之始言天道報應差爽以世俗共見聞者嘆之也言中正論折之也一篇之中錯綜宏蕩極文之變而論之不以詭聖人可謂良史矣宋人本朝又有體是而不得遷之意而輕訂伯夷傳者異哉柯維騏曰按太史公列傳序云未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伯夷列傳第一治正管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為伯夷景公以治正韓非則太史公作伯夷列傳非列傳第三然則附載於老子韓非耳唐開元敕昇老子申子申韓別為列傳首乃老莊於伯夷之前而申韓別為一傳非與商君莊正義本是也司馬貞又以韓非與商君並列益紊亂矣今所論次悉依太史公之舊云

通用庸

王鑿曰太史公伯夷傳屈原傳時出議論其亦自發其感憤之意夫韓退之何蕃傳亦倣此李塗曰傳休前叙車後議論獨韓退之正承福傳叙車之正承福傳叙車夷傳之風茅坤曰以議論叙車傳之變體也唐順之曰此傳如蛟龍不可捕捉又曰勢極曲折詞極工綴若斷若續起玄入妙陳沂曰傳伯夷先言由光等因其有逃讓之說也明其不足信也王慎中曰當堯之時環康衢而處者皆可以為巢許而

夏之文可知也。索隱曰孔子系家稱古詩二千餘篇又書緯稱孔子求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秦穆公九千三百三十篇乃刪以一百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今百篇之內見四十二篇是詩書又有缺也尚書有堯典舜典大禹謨備言虞夏禪讓之事故云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十餘年然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索隱曰踐帝位是王者之重器故莊子云天王者大統傳天下之難大器是也則大器亦謂之重器。堯讓天下於許由義曰皇甫謐高士傳云許由字武仲堯聞致天下而讓焉乃退而遁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隱堯又召為九州長飲之見由洗耳於潁水濱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為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故曰堯欲召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污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許由歿葬許由此山亦名許由山在洛州陽城縣南十二里許由

交之川

史記卷六十一

二

注水莊水
今子桐

泯不見稱二子者以不為高而來堯之見求及以辭而逃之見名為高而傳于後不異哉讀史者方且決其車之有無以闢傳者之妄予以為正使如好事所談以為實用尤不得移以為高耳
董份曰先叙登箕山見有其人也按堯讓許由蓋莊周寓言眇天下為不足道耳太史公言有許由塚乃明其實有是人而又曰文辭不少概見則無堯讓之事已隱然言外矣羅大經曰太史公伯夷傳文章絕唱也以求仁得仁又

睹觀
同字
不須
相音
解

何怨之語設問謂夫子稱其不然而承微之詩猶若未免怨何也蓋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而達觀古今操行不軌者多富樂公正發憤者每遇禍是以不免于怨也雖然富貴何足求節操為可尚其重在此其輕在彼况君此其輕在彼况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伯夷顏子得夫子而名益彰則所得亦已多矣又何怨之有

益据
注盖
字訛

唐順之曰叩馬之諫不經見而詳于大史氏夫子止稱伯夷求仁得仁而孟軻氏以為夷與

伯夷傳

伯夷傳

不受耻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卜隨務光者此何以

稱焉索隱曰說者謂諸子裸記也然堯讓於許由

夷而逃事具莊周讓主篇○正義曰經史唯稱伯

故言何以及稱焉太史公另起太史公曰余登箕山憚東方朔見

其文稱余而加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

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

由光義至高索隱曰謂太史公聞莊周說許由務

逃箕山洗耳於潁水下隨自投於桐其文辭不少

概見何哉義至高而詩書之文辭遂不少梗概載

見何以及稱焉太史公疑於說者孔子曰伯夷

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

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索隱曰謂悲其兄弟

而餓死音觀軼音逸謂見逸詩之文即下采薇

按論語云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今其詩云我安適

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是怨詞也故云可異焉

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索隱曰其傳

及呂氏春秋也其傳云孤竹君是殷湯三月丙寅

日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元

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解者云夷齊諡也伯仲

又其長少之字地理志云孤竹城在遼西令支縣

應劭云蓋伯夷之國君姓墨胎氏○正義曰本前

註丙寅作殷湯正月二十日丙寅括地志云孤竹古

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

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

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

養老益往歸焉索隱曰劉氏云益者疑辭及至西

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

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

伯夷傳

伯夷傳

三

太公同遊紂歸周而倡天下以從周然則助成周之王業者夷與太公也太公鷹揚而夷諫之而助成其業者既已助成其業者而又諫之者皆疑于不類嘗思之而得其說矣夷之歸周歸文王也觀夫子稱文王至德而未盡善于武則微意可知矣夷之歸周不嫌于同其父而不同其子其與太公亦不嫌于始同而終異也遷之說其亦未可以為証哉

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
中○正義曰曹大家註幽通賦云夷齊餓於首陽山在隴西首又載延之西征記云洛陽東北首陽山有夷齊祠今在偃師縣西北又孟子云夷齊避紂居北海之濱首陽山說文云首陽山在遼西史傳及諸書夷齊餓於首陽凡五所各有案據先後不詳莊子云伯夷叔齊西至岐陽見周武王伐殷曰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于首陽之山遂飢餓而死又下詩登彼西山是今清源縣首陽山在岐陽西北明即東采薇而食之
索隱曰薇蕨也爾雅云齊餓死處也 采薇而食之
索隱曰薇蕨也爾雅云毛詩草木疏云薇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豈蔓及餓生其味亦如小豈藿可作羹亦可生食也 且茲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
索隱曰西山即首陽山以暴易暴今不知其非矣 索隱曰以武王之暴

注下疑 脫辭 字

注下疑 脫食 字

夷顏淵為善而遭禍災盜賊為惡而獲福壽蓋重有所感終之以各從其志則正人君子之心子長蓋已知之矣
韓愈曰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為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飢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
王直曰論語云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未嘗言其以

主而不自神農虞夏忽焉沒今我安適歸矣
索隱曰農虞夏敦樸禪讓之道超忽久矣終于嗟徂兮命沒矣今逢此君臣爭奪故我安適歸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索隱曰干嗟嗟嘆之辭也徂者往也死也道之時至矣遂餓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
索隱曰大史公言已觀此詩之情或曰天道無親以是有怨耶又疑其云非是怨耶 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
索隱曰論云若夷齊之行如此可謂善人者非耶又自起人者耶又非善人者耶亦疑也 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
索隱曰厭言飲也謂不飲飽也 之妻是也然顏子一簞食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
索隱曰跖與跖同竝惠弟見莊子為篇名○正義曰按躒者黃帝時大盜之名以柳下惠弟為天下大盜故世倣古號之

肝蓋 餓而死也史遷何 軒字 自而之餓者豈 訛禮 必皆至于死 腥肉 李夢陽曰顏天賦 細切 壽以變言耳彼信 爲膾 能與世推移取富 片切 厚是貴多金玉貨 爲軒 財安知其後之不 喪也

注潼 津關 疑潼 關津 之誤

注是 耶下 似脫 非耶 二字

盜肝入之肉也索隱曰劉氏云謂取人肉爲生肝非 肝而暴戾恣睢索隱曰暴戾謂兇暴而惡戾也鄒 舖之暴戾恣睢誕生恣音資睢音千餘反劉氏恣 音如字睢音休季反恣睢謂恣行爲睢惡之貌也 性怒白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盜跖豕 在河東大陽臨河曲直弘農華陰山潼鄉盜跖即 柳下惠弟也○索隱曰直音如字直者當也或音 值非也潼音同按潼水名因爲鄉今之潼津關是 亦爲縣○正義曰括地志云盜跖豕在陝州河北 縣西二十里河北縣本漢大陽縣也 又今齊州平陵縣有盜跖豕未詳也 索隱曰言盜跖無道橫行天下竟以 壽終是其人遵行何德而致此哉 此其尤大彰 明較著者也索隱曰較明也言伯夷有德而餓死 長尤大著 盜跖暴戾而壽終是賢不遇而惡道 明之證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 逸樂索隱曰謂若魯桓楚靈 富厚累世不絕或擇 地而路之山隱曰謂不仕暗君不飲盜泉裏足高

董份曰太史公寓 言爲李陵遭刑之 意 王應麟曰程子云 天道甚大安可以 一人之故妄意窺 測如曰顏何爲而 矢距何爲而壽此 皆指一人計較天 理非知天也 趙恒曰是遵何 德哉曰倘所謂天 道是邪非邪重疊 致疑於天人之際 有似夷齊之不能 無怨也直至道不 同以下乃決言不 重彼輕此而所以 無怨之實也疾沒 世而名不稱一句 乃一篇大意言生 前之富貴不可求 謂北郭駱鮑 時然後出言 索隱曰論語夫 行不由 徑滅隱曰澹臺 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 勝數也索隱曰謂人臣之節非公正之事不感 不可勝數謂龍逢比 干屈平伍胥之比 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耶 非耶索隱曰太史公惑於不軌而逸樂公正而遇 玄遠聰聽暫遺或窮通數會不由行事所以 未之福行惡未之禍故先達皆猶味之也○正義 曰儻音他蕩反儻未定之詞也爲子曰道不同不 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正義曰太史公引孔子之 不同一任其運遇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 亦各從其志意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 吾亦爲之鄭玄曰富貴不可求而得之者雖執 職我亦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者古安國曰所好 爲之善雖無報而名卒不可滅 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何晏曰大寒之歲衆木皆死 然後松栢少凋傷平歲衆木

校字訓點

史記卷六十一

五

正義
泯亂
疑當
作昏
亂

而沒世之名乃烈
士之殉財亦猶貪
夫之徇財亦猶貪
死權衆庶之馮生
各從其志也至嚴
穴之士云云繳束
通篇大意照管疾
沒世不稱之語也
以湮滅不稱者為
可悲則夷齊得夫
子名顯者為可無
怨明矣
茅坤曰論歸于正

正義
懼字
疑衍

董份曰妙處在雜
引經傳較若出諸
已而縱橫變化莫
測其端尤特瓌詭
后入乃有改正伯

易文
言傳
作同
聲同
氣非
繫辭
文

夷傳者繆矣
揚升菴評曰余讀
首隱公史記世家
伯夷貴讓也未嘗
不嘆其研精史學
后讀太史公自序
曰泰伯避歷荆蠻
是適文武攸興古
公王迹闔廬狴犴
齊服荆楚夫差克
齊子胥鳴夷信詬
親越吳國既滅嘉
伯之讓作吳世家
第一乃知升菴之
論本此又讀朱子
曰孔子稱伯夷求
仁而得仁又何怨
此傳渾身是怨矣
余按此傳始雖不
免于怨至得孔子
而名益彰不如由
光不少概見則向
之西山餓草軼詩

亦有不自修與君子同在
則士之清潔者乃彰見
清潔之士不撓不
苟合於盜跖也
曰謂伯夷讓德之
又憤而遇禍災是
發憤而解云操行
曰重謂盜跖等也
欲者不在報施也
世而名不稱焉
索隱曰言貪權勢
以矜夸
衆庶

亦有不修與君子同在
則士之清潔者乃彰見
清潔之士不撓不
苟合於盜跖也
曰謂伯夷讓德之
又憤而遇禍災是
發憤而解云操行
曰重謂盜跖等也
欲者不在報施也
世而名不稱焉
索隱曰言貪權勢
以矜夸
衆庶

亦有不修與君子同在
則士之清潔者乃彰見
清潔之士不撓不
苟合於盜跖也
曰謂伯夷讓德之
又憤而遇禍災是
發憤而解云操行
曰重謂盜跖等也
欲者不在報施也
世而名不稱焉
索隱曰言貪權勢
以矜夸
衆庶

亦有不修與君子同在
則士之清潔者乃彰見
清潔之士不撓不
苟合於盜跖也
曰謂伯夷讓德之
又憤而遇禍災是
發憤而解云操行
曰重謂盜跖等也
欲者不在報施也
世而名不稱焉
索隱曰言貪權勢
以矜夸
衆庶

亦有不修與君子同在
則士之清潔者乃彰見
清潔之士不撓不
苟合於盜跖也
曰謂伯夷讓德之
又憤而遇禍災是
發憤而解云操行
曰重謂盜跖等也
欲者不在報施也
世而名不稱焉
索隱曰言貪權勢
以矜夸
衆庶

亦有不修與君子同在
則士之清潔者乃彰見
清潔之士不撓不
苟合於盜跖也
曰謂伯夷讓德之
又憤而遇禍災是
發憤而解云操行
曰重謂盜跖等也
欲者不在報施也
世而名不稱焉
索隱曰言貪權勢
以矜夸
衆庶

士狗名夸者歿權
馮生○索隱曰馮者特也音凭言眾庶之情蓋馮恃
之義○狗○正義曰大史公引賈子譬作史記若
相照○索隱曰夸者歿權衆庶馮子乃成其史記
也
雲從龍風從虎
王肅曰龍舉而景雲屬虎嘯而谷
也
聖人作而萬物覩
引馬融曰猶言龍雲屬虎嘯而谷
情○正義曰此句者謂起也○索隱曰居位
則萬物之情皆得覩見○故曰此句者謂起也○索隱曰居位
德○萬物有長育之情○故曰此句者謂起也○索隱曰居位
相○照○是周易乾象辭也○太史公引孔子引此等相
見○述○作○之○意○合○萬○象○辭○也○太○史○公○引○孔○子○引○此○等○相
已○當○人○之○故○作○史○記○萬○物○睹○也○孔○子○引○此○等○相
云○先○於○今○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卒
後○至○於○今○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卒
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小○子○何○長○於○政
經○云○易○著○於○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
人○倫○故○長○於○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
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雄○雌○故○長
於○谿○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雄○雌○故○長

士狗名夸者歿權
馮生○索隱曰馮者特也音凭言眾庶之情蓋馮恃
之義○狗○正義曰大史公引賈子譬作史記若
相照○索隱曰夸者歿權衆庶馮子乃成其史記
也
雲從龍風從虎
王肅曰龍舉而景雲屬虎嘯而谷
也
聖人作而萬物覩
引馬融曰猶言龍雲屬虎嘯而谷
情○正義曰此句者謂起也○索隱曰居位
則萬物之情皆得覩見○故曰此句者謂起也○索隱曰居位
德○萬物有長育之情○故曰此句者謂起也○索隱曰居位
相○照○是周易乾象辭也○太史公引孔子引此等相
見○述○作○之○意○合○萬○象○辭○也○太○史○公○引○孔○子○引○此○等○相
已○當○人○之○故○作○史○記○萬○物○睹○也○孔○子○引○此○等○相
云○先○於○今○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卒
後○至○於○今○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卒
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小○子○何○長○於○政
經○云○易○著○於○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
人○倫○故○長○於○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
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雄○雌○故○長
於○谿○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雄○雌○故○長

士狗名夸者歿權
馮生○索隱曰馮者特也音凭言眾庶之情蓋馮恃
之義○狗○正義曰大史公引賈子譬作史記若
相照○索隱曰夸者歿權衆庶馮子乃成其史記
也
雲從龍風從虎
王肅曰龍舉而景雲屬虎嘯而谷
也
聖人作而萬物覩
引馬融曰猶言龍雲屬虎嘯而谷
情○正義曰此句者謂起也○索隱曰居位
則萬物之情皆得覩見○故曰此句者謂起也○索隱曰居位
德○萬物有長育之情○故曰此句者謂起也○索隱曰居位
相○照○是周易乾象辭也○太史公引孔子引此等相
見○述○作○之○意○合○萬○象○辭○也○太○史○公○引○孔○子○引○此○等○相
已○當○人○之○故○作○史○記○萬○物○睹○也○孔○子○引○此○等○相
云○先○於○今○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卒
後○至○於○今○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卒
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小○子○何○長○於○政
經○云○易○著○於○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
人○倫○故○長○於○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
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雄○雌○故○長
於○谿○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雄○雌○故○長

士狗名夸者歿權
馮生○索隱曰馮者特也音凭言眾庶之情蓋馮恃
之義○狗○正義曰大史公引賈子譬作史記若
相照○索隱曰夸者歿權衆庶馮子乃成其史記
也
雲從龍風從虎
王肅曰龍舉而景雲屬虎嘯而谷
也
聖人作而萬物覩
引馬融曰猶言龍雲屬虎嘯而谷
情○正義曰此句者謂起也○索隱曰居位
則萬物之情皆得覩見○故曰此句者謂起也○索隱曰居位
德○萬物有長育之情○故曰此句者謂起也○索隱曰居位
相○照○是周易乾象辭也○太史公引孔子引此等相
見○述○作○之○意○合○萬○象○辭○也○太○史○公○引○孔○子○引○此○等○相
已○當○人○之○故○作○史○記○萬○物○睹○也○孔○子○引○此○等○相
云○先○於○今○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卒
後○至○於○今○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卒
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小○子○何○長○於○政
經○云○易○著○於○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
人○倫○故○長○於○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
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雄○雌○故○長
於○谿○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雄○雌○故○長

士狗名夸者歿權
馮生○索隱曰馮者特也音凭言眾庶之情蓋馮恃
之義○狗○正義曰大史公引賈子譬作史記若
相照○索隱曰夸者歿權衆庶馮子乃成其史記
也
雲從龍風從虎
王肅曰龍舉而景雲屬虎嘯而谷
也
聖人作而萬物覩
引馬融曰猶言龍雲屬虎嘯而谷
情○正義曰此句者謂起也○索隱曰居位
則萬物之情皆得覩見○故曰此句者謂起也○索隱曰居位
德○萬物有長育之情○故曰此句者謂起也○索隱曰居位
相○照○是周易乾象辭也○太史公引孔子引此等相
見○述○作○之○意○合○萬○象○辭○也○太○史○公○引○孔○子○引○此○等○相
已○當○人○之○故○作○史○記○萬○物○睹○也○孔○子○引○此○等○相
云○先○於○今○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卒
後○至○於○今○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卒
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小○子○何○長○於○政
經○云○易○著○於○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
人○倫○故○長○於○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
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雄○雌○故○長
於○谿○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雄○雌○故○長

士狗名夸者歿權
馮生○索隱曰馮者特也音凭言眾庶之情蓋馮恃
之義○狗○正義曰大史公引賈子譬作史記若
相照○索隱曰夸者歿權衆庶馮子乃成其史記
也
雲從龍風從虎
王肅曰龍舉而景雲屬虎嘯而谷
也
聖人作而萬物覩
引馬融曰猶言龍雲屬虎嘯而谷
情○正義曰此句者謂起也○索隱曰居位
則萬物之情皆得覩見○故曰此句者謂起也○索隱曰居位
德○萬物有長育之情○故曰此句者謂起也○索隱曰居位
相○照○是周易乾象辭也○太史公引孔子引此等相
見○述○作○之○意○合○萬○象○辭○也○太○史○公○引○孔○子○引○此○等○相
已○當○人○之○故○作○史○記○萬○物○睹○也○孔○子○引○此○等○相
云○先○於○今○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卒
後○至○於○今○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卒
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小○子○何○長○於○政
經○云○易○著○於○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
人○倫○故○長○於○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
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雄○雌○故○長
於○谿○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雄○雌○故○長

交字訓

史記卷之七

白虎列傳

寫怨者皆付之水
清風釋矣又何怨
此太史公縱橫妙
處羅大經謂東坡
赤壁賦步驟此傳
信然
董份曰太史公言
伯夷叔齊不能死
怨惟得孔子言之
故益顯若由光義
至高而不少概見
故后世無聞焉是
以砥行立名者必
附青雲之士也此
一篇大意若不如
此則首尾似不相
貫而引由光事少
味矣
按丹鉛摠錄云
青雲之士謂聖
賢立言傳世者
孔子是也附青
雲則伯夷顏淵
是也後世謂登
仕路為青雲謬

矣
趙恒曰伯夷叔
齊雖美以下大意
言夷齊以烈士狗
名得夫子序列而
名益彰宜無怨也
惟夫巖穴之士砥
行立名如夷齊者
后世不遇夫子而
名不傳為可悲可
怨耳通篇委曲感
嘆子長蓋自許而
自傷也趨舍有時
言其所趨在此則
所舍在彼趨富貴
則舍名趨令名
則舍富貴若此類
若伯夷之類也正
義所註似未明

立故長於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
節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
於春秋按述作而萬物睹見
夫子而名益彰正義曰伯夷叔齊雖有賢行得夫
養之性得太史作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
述而世事益附驥尾而致千巖穴之士趨舍有時
索隱曰蒼蠅附驥尾而致千巖穴之士趨舍有時
若此類名埋滅而不稱悲夫正義曰趨音趨舍音
隱處之士時有附驥尾而名曉問巷之人欲砥行
達若埋滅不稱數者亦可悲痛問巷之人欲砥行
立名者正義曰砥音旨得封侯爵賞而名留後代
也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哉
且聚羣贊曰天道平分與善徒云賢而餓歿盜
不附青雲蘇子由古史曰武王以大義伐商而伯夷叔齊
亦以義非之二者不得兩立而孔子與之何哉

夫文武之王非其求而得之也天下從之雖欲
免而不得紂之存亡不復為損益矣文王之置
之知天命之不可不先也武王之伐之知天命不
可後也然湯以克夏為慙而孔子謂武未盡善
則夷之義豈可廢哉宋昭公以無道弑春秋
雖曰宋人弑其君杵臼然晉荀林父衛孔達
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以討賊不叙明君臣之義
為之會諸侯于扈以討賊不叙明君臣之義
不廢也

黃震曰太史公疑許由非夫子所稱不述
而首述伯夷且悲其餓死為顏子稱盜
反覆嗟嘆卒歸之各從其志幸伯夷得
子而名益彰其旨遠其文逸意在外詠
味無窮然豈知其心之無怨耶又曰太
公載伯夷采薇之歌謂此太史公托以
餘韻把挹莫盡君到而詞切然非伯夷
傷其不遇故其情到而詞切然非伯夷
是用希之心也故其情到而詞切然非
世高其文而非其旨
王直曰史記後孟子遺而作書備而何事
富以補前仁得之缺遺如子貢夷齊何人
之問孔子求仁得仁之對尚不夷齊何人
知二子嘗有遜國俱逃之對尚不夷齊何人

史記卷之六十一 伯夷列傳

衛君之微意子貢雖見之秦後世學者何從
而有功于世也此史遷多見先君而古書所
必于山下谷無陽人固不可也然亦久居絕
國人之思首陽人固不可也然亦久居絕
惟其所棲止之俱逃事大卓絕故後世稱之
首陽所棲止之俱逃事大卓絕故後世稱之
後見稱耶又久而武王行師為天下紀左
害與大諫之士天行師為天下紀左
右與大諫之士天行師為天下紀左
手緩不及用則武王若罔聞之萬生紀左
何紂也辭
于紂也辭
孫譙曰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于六藝言
衆言淆亂惟折衷于聖人相授書雖缺然
虞夏之文可知堯舜禹之相授書雖缺然
斯稱焉疑而說者乃有許由之務光等事
以然矣孔子序也余登箕山乃有許由之
伯夷詳矣孔子序也余登箕山乃有許由之
此太史公所為深惜之也蓋其辭不驕上見

數千載欲求一節義最高者嚴立于其首
有讓國之高節如由光而不見述于聖人
是夷叔齊怨此伯夷傳之所以作也孔子
悲其意敘其軼詩可異焉觀仁得仁又怨
于怨矣敘其軼詩可異焉觀仁得仁又怨
其末得夫引經事述其歌卒歸之曰怨耶
雖賢而行益顯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
青雲之無傳而惡能施于後世砥礪所
光不之出最而喜伯夷之後遇夫子也
則孰謂子哉初兩語載籍極博考信六藝
已孰謂子哉初兩語載籍極博考信六藝
長愛奇哉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一 終

交字訓點 史記卷六十一 伯夷列傳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二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二

管晏列傳第二

吳興凌稚隆增補校
溫陵李光縉
日本與田遵校正

楊慎曰自管仲至
王翦皆為左傳國
語國策所掩
唐順之曰此傳縱
橫自得非軌轍可
尋蓋所謂神化者
耶

注嘗
當作
常蓋
誤焉

楊慎曰此傳凡三
段俱有繳結首叙
管仲之出處而以
致君之功結之次
言受鮑叔之知而
以天下多其知人
結之又次言其致
伯之相畧而以所
以為謀者結之而
一傳畢矣亦傳之
一體
曾屠隆曰綿綿之
葛在於中野良工
得之則絺綌不得
則槁死士不得相
知則沒世而文采
不見管子信才賢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

潁水出潁陽臨潁縣。正義曰潁水出潁陽臨潁縣。潁水出潁陽臨潁縣。

潁，二縣。今有潁上縣。正義曰：韋昭云：夷吾，姬姓之後，管嚴仲之子，敬仲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呂氏春秋：管仲與鮑叔同賈，南陽及分財利，而管仲常欺鮑叔。鮑叔知其有母，不以爲貪。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正義曰：齊世家云：鮑叔曰：君將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之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桓公從之，韋昭云：鮑叔齊大夫，姒姓之後，鮑叔牙也。管仲既用，任政於齊。正義曰：管子云：相齊以慈也。管仲既用，任政於齊。九惠之教，一曰：老，二曰：病，七曰：通，八曰：賑，九曰：絕也。齊桓公以霸，九合

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之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桓公從之，韋昭云：鮑叔齊大夫，姒姓之後，鮑叔牙也。管仲既用，任政於齊。正義曰：管子云：相齊以慈也。管仲既用，任政於齊。九惠之教，一曰：老，二曰：病，七曰：通，八曰：賑，九曰：絕也。齊桓公以霸，九合

交字川 史記卷六十二 管晏列傳

第評
客以
二字
恐倒

微鮑叔則齊國一
壘囚耳故仲所為
鴻也鬱烈者皆叔
有矣是以君子貴
叔也余故高其義
及率類時實為之
立祠云
凌約言曰前後述
管仲自言凡兩見
而叙事即在其中
矣此太史公傳記
一法也
茅坤曰以下並次
鮑叔之賢客以形
主之體
按考要云鮑叔
之死也管仲舉
上衽而哭之哀
從者曰非君父
子也此亦有說
乎管仲歷道所
以知已者蒼之
且曰士為知己
者死而况為之
哀乎
王整曰此十餘世

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
與鮑叔買分財利正義曰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
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
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
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
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
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耻知我
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
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
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索隱曰世本云莊仲山
產敬仲夷吾夷吾產武
子鳴鳴產桓子啓方啓方產成子孺孺產莊子盧
盧產悼子其夷其夷產襄子武武產景子耐步耐
步產微子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

是言鮑叔而索隱
所註似言管氏不
知何故
唐順之曰了鮑叔
案
○屠隆曰夫學士
無輕議管子也當
是時冠帶之國基
布焉莫不以其驍
雄桀驁之氣爭長
不下管子來輔齊
侯約東列國列國
雷動而赴之計其
所展布鴻濛蔚烈
哉世人往往以器
小訾焉夫令管子
當仲尼則器小令
與後世人物挈長
較短何如耶後世
襪線之士動輒張
口依之乎孔孟謂
管晏卑卑無奇此
平居抵掌可耳令
身為之何論匡合
即群百夫麾蓋之
下亂矣吁嗟乎管

叔能知人也管仲既任政相齊正義曰國語云齊
桓公使鮑叔為相
辭曰臣之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不若也治國
家不失其柄不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不若也制
禮義可法於四方不若也執枹鼓以區區之齊在
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不若也
海濱正義曰齊國
東濱海也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
惡故其稱曰索隱曰是夷吾著書所稱管子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
正義曰上之服御物有制度則六親堅固也六親
謂外祖父母一父母二姊妹三妻兄弟之子四從
母之子五女之子六也王四維不張國乃滅亾管子
弼云父母兄弟妻子也
故論卑而易行正義曰言為政令卑下
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
而為福轉敗而為功索隱曰輕重謂錢
也管子有輕重篇慎

交之川帖

史記卷六十三

管晏列傳

二

注反 注問 脫註 者之 姓名

公傳記一法也 王維楨曰記脫石 父于厄見好賢記 御者見謙慎

光緒曰春秋時 伯宗每朝妻必 戒之曰盜憎主 人民惡其上子 好直言必及於 難他如敬姜齊 姜皆女流而行

君子然此猶其 貴者耳至於卻 缺之妻歸其夫 敬與執蓋之妻 羞其夫為人御 此第田婦僕妾 者等而卓識偉 行有足多者乃 知世間未始無 賢婦 楊慎曰贊管仲晏 子前一段總說後 一段議論却分說 亦一格

唐順之曰太史公 作春秋戰國人列 傳頗其闕略蓋本 書所自載與載之 左傳國策中凡盛 行于世者皆不論 也

劉知幾曰太史公 撰孔子世家多採

文小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 異也

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正義曰懼休縛反註 皇覽云晏子家在臨

淄城南淄水南桓公塚西北括地志云齊桓公墓 在青州臨淄縣東南二十三里鼎足山又云齊晏

嬰塚在齊于城北門外晏子云吾生近市外豈易 吾志乃葬故宅後人名曰清節里按恐皇覽誤乃

管仲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 塚也

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已而信

於知已者索隱曰信讀曰申周禮皆然申於 方吾

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

知已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

延入為上客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

闕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情狀妙甚意氣揚揚甚

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

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

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

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

損晏子恠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劉

別錄曰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索隱

曰皆管仲著書篇名九府蓋錢之府藏其書論鑄

錢之輕重故云輕重九府餘如別錄之說及晏子

○正義曰七略云管子十八篇在法家說及晏子

春秋索隱曰嬰所著書名晏子春秋今其書有七

云晏子春秋故下云其書世多有也○正義曰七略

七篇在儒家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

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

軼事正義曰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

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

注管仲字下

邵評得亡

論語舊說此則取其本意以為世多有何歎
余有丁曰按此即傳中所謂因而伐楚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因而信之之類是也
又曰晏子之不討崔氏權不足也然亦非克亂之才故遷以無勇貴之
邵實曰嬰言人有君而人殺之吾安得而安之吾安得人之雖然然與公義所不得也抑亦不得而討之乎
舒雅曰執蓋之婦羞其夫為晏子御太史公乃願為執鞭何哉蓋太史公以李陵故被刑漢法腐刑許贖而生平交游故舊無能

正義曰言管仲世所謂賢臣孔子所以小之者蓋以為周道衰桓公賢主管仲何不勸勉輔弼至於帝王乃自稱霸王哉故孔子小之語曰將順其美云蓋為前疑夫子小管仲為此語
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順百姓之義管仲相齊家之惡令君臣百姓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相親者是管之能也豈管仲之謂乎
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索隱曰左傳崔杼殺莊公成禮而出也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
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索隱曰之羨慕仰企平仲之行假令晏生在世已雖與之為僕隸為之執鞭亦所忻慕其好賢樂善如此賢哉良史可以示人臣之炯戒也
索隱述贊曰夷吾成霸平仲稱賢粟乃實稟豆不掩肩轉禍為福危言獲全孔賴左衽史忻執鞭成禮而去人望存焉

如晏子解左驂贖石父者自傷不遇斯人而過激仰羨之詞耳曾謂太史公不若彼婦哉

柯維騏曰古之賢人君子象矣太史公列傳獨首伯夷春秋列國大夫如展季蘧瑗及管晏且願為執鞭何哉太史公以良史之才因言得罪殆所謂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非與潔行餓死者同乎哉
黃震曰今世之人見賢而稱其賢見智而稱其智未足言知人惟其方困窮時其迹有甚於不賢不智者而已獨以察其心若鮑叔之于管仲千古一人耳然愚謂此管仲之為管仲也君子固窮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何至蒙不賢不智之迹耶其論卑而易行其政善因禍而為福太史公此論固切中其相齊之要領實則荀于濟事不暇顧在我之正守已占于貧賤之時矣晏平仲功業不及管氏而相三君妾不衣帛則廉節過之越石父稱拙于不待然景公欲相孔子嬰實
沮之石父豈賢于孔子哉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二 終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三
管子多傳
五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三
管子多傳
五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三

老莊申韓列傳第三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日本與田遵校正

老子者

正義曰珠韜玉機及神仙傳云老子楚國
名重耳外字聃身長八尺八寸黃色美眉長耳太

日廣額疎齒方口厚脣額有三五達理日角月懸

鼻有雙柱耳有三門足踏三五手把十文周時人

李母入十一年而生又玄妙內篇云李母懷胎八

十一載逍遙李樹下迺割左腋而生又云玄妙王

女夢流星入口而有娠七十二年而生老子又上

元經云李母晝夜見五色珠大如彈丸自天下因

吞之即有娠張君相云老子者是號非名老考也

子孳也考教眾理達成聖孳乃楚苦縣厲鄉曲仁

里人也地理志曰苦縣屬陳國春秋時楚滅陳而苦

屬楚故云楚苦縣至高帝十一年立淮陽國陳縣

苦縣皆屬焉裴氏所引不明見苦縣在陳縣下因

云苦屬陳今檢地理志苦實屬淮陽郡苦音枯○

正義曰國年表云淮陽國景帝三年廢至天漢修

莊申 附戴 也宜 題老 韓列 傳 注 當 娠 同 下 夜 疑 畫 誤 正 義 曰 下 疑 脫 六 字

黃震曰按老子孔
子皆布衣也太史
公列孔子世家贊
其為至聖至老子
則傳之管晏之次
而窮其弊于申韓
豈不以申韓之學
又在管子功利之
下而老子則申韓
之發源歟班固謂
遷論大道則先黃
老而後六經或者
未之深察也
茅坤曰太史公合
老莊申韓為一家
而推老子為深遠
大較得之
按老子清淨無
為本無事迹可
考太史公立傳
只據其語孔子
之言與孔子贊

校字訓
史記卷六十三
老莊申韓列傳

之語及令尹喜強之重以莫知所終結之或言而又結以莫知其然否正應莫知所終句後隱君子句與自隱無名子將隱矣相應至老子之子一段則據其苗裔以竟其所終耳世之學老子數句乃儒老不相能本旨無為二句一篇之案却於宋後鎖之萬鈞筆力也此傳始終變幻真猶龍哉余有下曰按蓬累而行謂積累蓬窮若今之笠然

有老子宅及廟廟中有九井尚存在今亳州真源縣也厲音賴晉太康地記云苦縣城東有瀨鄉祠老子所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索隱曰按葛玄云李氏女所生因母姓也又云生而指李樹因以為姓許慎云聃耳漫也故名耳字聃今作字伯陽非正也然老子號伯陽父此傳不稱也正義曰聃耳漫無輪故世周守藏室之史也索隱曰按藏室史乃周傳老子為柱下史即藏室之柱下孔子適周將問因以為官名○正義曰藏在浪反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索隱曰大戴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也索隱曰劉氏云蓬累猶扶持物兩手扶之而行謂之蓬累也蓬蓋也累隨也言若得明君則駕車服冕不遭時則自覆蓋相推隨而去也○正義曰蓬沙磧上轉蓬也累轉行貌也言君子得明主則駕車而事不遭時則若蓬轉流移而行可止則止也蓬其狀若瞞蒿細葉蔓生於沙漠中風吹則根斷隨風轉移也瞞蒿江東呼

茅坤曰老子只欲結束自家一點性命虛無處增趙恒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儒者垂世立教之大典而老子修道德無為無不為以禮為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故以為朽骨之陳言而議夫子以驕氣淫志與多慾態色以為問非所問者其道異也

為斜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索隱曰良賈謂善貨賈之人賈音古深藏謂隱其寶貨不令人見故云若虛而君子之人身有盛德其容貌謙退有若愚魯魯之人然嵇康高士傳亦載此語文則小異云良賈深藏外形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正義曰不足也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益於夫子須去除也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正義曰抱朴子云老子西游遇關卷謂之老子或以為函谷關括地志云散關在岐州陳倉縣東南五十二里函谷關在陝州桃林縣

校字訓點

史記卷五十三 老莊申韓列傳

二

世孔子固知其難
柯維騏曰按莊子
列子所載關尹子
之論其旨微妙似
道德篇班固藝文
志道家有關尹子
九篇說者曰即關
令尹喜也

楊慎曰老子傳著
老萊子太史儋之
疑莊子傳又旁及
畏累虛亢桑子傳
之變體也

注杖
疑當
作技

茅坤曰史遷去孔
子五百年而老聃
與孔子遊已不能
定其本末如此
增王世貞教士贊

注見
衰疑
訛舛
一本
無衰
於是
云四
字又
一本
云作
去

曰昔有柱下微言
五千吾師歎之其
猶龍焉專氣致柔
嬰兒以全不為物
先物莫敢先請謚
曰教厥教在玄
混元一氣夙秉靈
樞吹萬布德真人
是儲遇形為物乘
化無偶雖焉埋照
遊世於虛玄德獨
朗衆器為羸宜示
上善閑惻詳愚世
無關尹孰探其珠

按隱君子句結
上數段且與自
隱將隱相應乃
老氏千古斷案
也

西南十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疆為我著書
尤函谷關銘云尹喜要老子留作此篇而崔浩以

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夫列仙傳曰關令尹喜者周太
德行仁時人莫知老子西遊喜先見其氣知真人
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于老萊子亦知其奇為
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其勝實莫知其其所
終亦著書九篇名關令尹喜○索隱曰列仙傳是劉
向所記物色而迹謂視其氣物有異色而尋迹之
又按列異傳老子西遊關令尹喜望見有紫氣浮
關而老子果乘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正義曰太
青牛而過也

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
正義曰太
史公疑老
子或是老萊子故書之列仙傳云老萊子楚人當
時世亂逃世耕於蒙山之陽堯散為牆蓬蒿為室
杖木為牀著艾為席蒹艾為食墾山播種五穀楚
王至門迎之遂去至於江南而止曰鳥獸之解毛
可績而衣其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
遺粒足食也

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
曰索隱

前古好事者據外傳以老子生年至孔子時故百
六十歲或言二百餘歲者即以周太史儋為老子
故二百餘歲○正義曰蓋或皆疑辭也世不的知
是云孔子世家云孔子問禮於老子在周景王時
孔子蓋年三十也去平王二十二年此傳云儋即老
子也秦獻公與列王同時去平王二十二年王說者
不一不可知也故葛仙公序云老子體于自然生
乎太始之先起乎無因經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
歷天地終始不可稱載

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
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
索隱曰周秦二本
國合合而別別五百載又合合七十歲而霸王
者出然與此傳離合正同尋其意義亦並不違

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
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
此云封
段干應是魏邑名也而魏世家有段干木段干子
田完世家有段干朋疑此二人是姓段干也本蓋

紀周
七歲
作十
周紀
七歲
秦紀
作七
十七
歲似
正紀

紀周
七歲
作十
周紀
七歲
秦紀
作七
十七
歲似
正紀

按此篇在其言
沈洋自恣以適
已處截上叙其
學下叙其事然
摠是以自隱無
名為務脫不得
其要本歸於老
子之言一句意

增王世貞教士贊
曰莊生漆園沈洋
自恣抑彭等殤詆
皆孔氏笑謂楚相
犧牛以臂上下千
載莫得而敘請謚
曰教厥教道通

余有下曰此傳思
極微勢極曲折

注寧
無莊
子作
寧死

柯維騏曰司馬談
論大家指要曰法
家嚴而少恩然其
正君臣上下之分
不可改矣班固藝
文志法家凡十申
韓與焉申韓由黃
老而流入于刑名
所謂無情之極至
于無恩者也

注故
城下
疑脫
在字

申不害行其三
符兵不侵境蓋
十五年其後不
能用之又不然
其書兵挫軍破
國并于秦

注無
刑因
循句
疑有
誤

呂居仁曰文章須
要說盡事情如韓
非諸書大略可見
茅坤曰敘事處少
獨述非之說難一
篇可覽

注皆
曰之
曰疑
當作
言

也指事類情用剝削儒墨
反剝猶攻擊也雖當世
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沈洋自恣以適已

也指事類情用剝削儒墨
反剝猶攻擊也雖當世
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沈洋自恣以適已
索隱曰沈洋二字又音晃養又作
養。正義曰洋音翔已音杞
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
周顯王三十年使使厚
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
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
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
可得乎。索隱曰孤小也特也願為小豚不可得
豚不可得也子亟去。索隱曰音棘
無污我。索隱曰日汚
我。索隱曰日汚
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索隱曰汚瀆音烏
無為有
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正義曰莊子云
之上楚王使大夫往曰願以境內累莊子持竿不
顧日吾聞楚有神龜死二千歲矣申筭藏之廟堂

之上此龜寧無為留骨而貴乎寧生曳尾泥中乎
大夫曰寧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
中與此傳
不同也

申不害者京人也。索隱曰申子名不害按別錄云
志云京縣故城縣東南

故鄭之賤臣學術以于韓
昭侯。索隱曰術即
昭侯用為相內修政教外應諸

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索隱
劾按紀年韓昭侯之世

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
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劉向別錄曰今民間所
皆合二篇已備過太史公所記也正

義曰阮存緒七略云申子三卷也
韓非者。正義曰阮存緒七略云韓子二十卷韓世
家云王安五年非使秦九年虜王安韓非

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新序曰申子
當執術無刑因循以督責臣下其責深刻故號曰
術商鞅所為書號曰法皆曰刑名故號曰刑名法

術商鞅所為書號曰法皆曰刑名故號曰刑名法

段又知節所說
至所以親近不
疑為一段而以
知字起句又知
之成爲一段亦
以知字起句末
三引一喻作結
而中云處知則
難及不可不察
句蓋惟知難而
後不輕說此一
篇之大旨也且
深入世故曲盡
人情意極淵深
辭極富麗句極
奇崛調極古雅
自是先秦文字
乃卒以此受戮
陶淵明云嗟哉
韓非竟死說難
惜哉

也。正義曰能分吾意以說之。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索隱曰韓子橫失作橫發策能盡說情此雖是難尚非難也。正義曰橫發策能盡說情此有橫失詞理能盡說已之情此雖是難尚非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索隱曰關說之難正在於此也按說之心者謂人君之心也言以人臣疎未射尊重之意貴賤隔絕旨趣難知自非高識莫近幾會故曰說之難也乃須審明人主之意必以說合其情故云吾說當之也。正義曰前者三說並未爲難凡說之難者正在於此正言深辨知前人意可以吾說當之聞與前人心會是難矣。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索隱曰謂所說之高名者也說臣乃陳厚利是其見下節也既不欲立高情故遇卑賤必棄遠矣劉氏云稽古義黃祖述堯舜是爲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名高也。

注人必之必疑心訛

注文云間疑脫所字

增司馬光曰探入心伺顏色而求合則邪佞詭譎無所不至適足取死說難篇蓋非最得意之文最失意之遇

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取矣。索隱曰亦謂所說之說臣乃陳名高之節則是說者無心遠於我之事情必不取用也故劉氏云若秦孝公志於疆國而商鞅說以帝王所說實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故怒而不用也。索隱曰韓子實字作陰顯者陽也謂其君實爲厚利而詐作欲爲名高之節也。正義曰前入必欲收其說實疎遠之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索隱曰謂若下文云鄭武公陰欲伐胡而關其前入好利厚詐慕各高說之以厚利則陰用此之說者之言而顯不收其身說之士不可不察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正義曰事多相類語言覺悟便成漏如者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正義曰人主有過失之端緒而引美善之

史記卷之三

史記卷之三

七

按守訓

注然見之

按行即諫行言聽之行

注人二

疑行

余有丁曰此即所謂交淺而言深者也

正義

余有丁曰按謂所說者其心有所為至微也而顯言假物以濟其私

注論則疑

索隱曰劉氏云若漢景帝決廢栗太子而周亞夫強欲止之竟不從其言後遂下獄也

注所

反人主必不欲有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而說者彊令為之

注所

則以為為權

注所

則以為為權

注所

則以為為權

注所

則以為為權

注所

則以為為權

注所

則以為為權

史記卷之三

議以推入主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

之惡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

事行有功君不以恩澤而說事當理

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

事上其道未合至周之恩未沾渥於下

極知其道說有功則其德亦亡

見忘然見忘勝於德亡也又若說不行而有敗則

信更致疑即其類也

若此則必致危也

與知焉則身危

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為也

索隱曰劉氏云若項羽必欲衣錦東歸而說者彊

索隱曰劉氏云若項羽必欲衣錦東歸而說者彊

則以為為權

則以為為權

則以為為權

則以為為權

則以為為權

則以為為權

則以為為權

則以為為權

則以為為權

則以為為權

則以為為權

則以為為權

則以為為權

交字訓

史記卷之三

老莊百辯訓

注所

則以為為權

則以為為權

老莊百辯訓

按知去聲彼白以爲得計也

按秦王悅非而李斯姚賈害之豈非之說其有傷於同計同行者乎

注云秦間疑脫若字

盡正義曰儒音乃亂反說者陳言順人慮事廣肆
 則曰草野而倨侮正義曰草野猶鄙陋也廣陳言
 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
 所敬而滅其所醜索隱曰所說謂所說之主也飾
 敬而時以文飾之滅其所醜謂人主有所避
 諱而醜之遊說者當滅其事端而不言也彼自
 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正義曰前人所失
 之乃爲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索隱曰謂人
 說士無以已意而攻間之是以卑下之謀自敵於
 上以致譴怒也正義曰斷音端亂反劉伯莊於
 貴人斷難甲爲是說者以乙破之自多其力則無以
 乙之理難同怒以下敵上也其難概之
 其難概之索隱曰概猶格也劉氏云秦昭王决欲
 上故致杜郵之變起苦說其難遂已之心拒格君
 正義曰概古代之反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
 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正義曰劉伯莊云貴人與

拂辭據索隱正義本蓋作拂也悟然不義誤矣

注拂之悟蓋悟訛

陳言無傷甲乙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索隱曰
 言人主規事與人與人同計同行今說者之詞不
 得傷於同計同行之人仍可文飾其類也又若人
 主與同失者而說者則可明飾其無失也大忠
 正義曰人主與甲同失說者文飾甲之無失大忠
 無所拂辭索隱曰拂音佛大忠志在居君於善君
 即不拂也悟言無所擊排索隱曰謂大忠說諫之
 於君也悟言無所擊排詞本欲歸於安人與化
 亦無別有所擊射排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
 擯按韓子作擊排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
 近不疑正義曰拂悟當爲拂忤古字假借耳拂違
 巨弼君初亦不擊排乃後周澤需君臣道合乃
 敢辯智說焉此所以親近而不見疑是知盡之難
 知盡之難也徐廣曰知一作得難一作辭○索隱
 作得盡之辭也正義曰言說士知談道之難也韓子
 能盡此談說之道得當人主之心君臣相合乃足
 知盡之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索隱曰謂君臣
 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道合曠日已久
 誠著於君也君之渥澤周浹深計而不疑交爭而
 於臣魚水相須鹽梅相和也

交爭而

文三川

注滅下晉世虞虜二字

光緝曰韓子汗也之下有今以吾言為宰虜而可以听用而振世十五字文氣較順

不罪廼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正義曰夫知盡之難則君周澤既渥深計而君不疑與君交爭而不罪而得明計國之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在爵祿於身以此此君臣相執也伊尹為庖正義曰殷本紀云乃為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為庖正義曰殷本紀云乃為滋味是也百里奚為虜正義曰晉世家云百里以秦穆也皆所由于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汗也正義曰汗音鳥則非能仕之所設也索隱曰韓子作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正義曰其子鄰父說皆當矣而昔者鄭武公欲伐胡切見疑非處知則難乎云胡城在豫州鄆城縣界

何評其所疑句有錯

何孟春曰鄭人非不知用其臣之謀也而關其思以戮非以其謀之忠戮也以售詐也其子非不愛也而胡以滅其所以為親愛者非也以市利也嗚呼以春秋之時而有是以鄭武公之賢而有是也後世何歎焉

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廼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正義曰當當浪反然而甚者為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刑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刑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

史記卷之六十五 留侯世家第六十五

按字訓黑 史記卷五十一 卷五十一 卷五十一

一本作擾

說之者一本無之字

董份曰非卒死於秦由不能察愛憎而深言之也哀哉按此下方結出說難主意

非一節罪不可逭 茅坤曰斯以藥死

之使自疑 李評 商鞅 上疑 脫與 字

車卑 淺近 之意

矣 增李廷機曰後來 李斯下獄欲自陳 亦竟為趙高所沮 此天道好還之理 此商鞅坐舍人無 驗者而卒以自殺 何異 何良俊曰韓非與 李斯俱事荀卿夫 荀卿本儒術而二 子俱以名法顯竟 以刻急自滅其身 何大背其師說耶 楊慎曰此替各論 其人之事而總之 以一言文字之妙 謂申韓原于道德 之意東坡先生論 之當矣 陳仁子曰論申韓 之慘而歸之老子 遷之論確矣而世 乃議之曰先黃老 焉何耶 歸有光曰太史公

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為蟲也正義曰龍蟲類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索隱曰幾庶也謂庶幾於善諫說也正義人或傳其書日說者能不犯人主逆鱗則庶幾矣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歎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弇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

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遣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救之非已歟矣戰國策曰秦王封姚賈千戶以子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梁大盜趙逐臣與同社稷之計非所以勵羣臣也王召賈問之賈答云云迺遣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應前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自勉勵之意也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礪胡革反用法急而鞠礪深刻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索隱述贊曰伯陽立教清淨無為道尊東魯迹窺西垂莊蒙桀桀由害卑卑刑名有術說難極

交字訓黑 史記卷五十一 卷五十一 卷五十一

致一
二字
恐倒

列傳或數人合傳
皆連書不斷今合
讀之尤見其奇有
此以下每入界斷
提頭必小司馬之
陋也

知悲彼周防
終亡李斯
蘓子古史曰孔子以仁義教人而以禮樂治天下
下仁義禮樂之變無窮而其稱曰吾道一以貫
之苟無以貫之則因變而行義必有支離而不
合者矣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
器語曰君子上達而小人下達而孔子自謂下學
而上達者灑掃應對詩書禮樂皆所從學也而
君子由是以達其道小人由是以得其器達其
道故萬變而致一得其器故有守而不蕩此孔
子之所以兩得之也蓋孔子之為人未嘗不取
入以器而晦其道使達者有見而未達者不取
也老子之自為也深故示人以道而未達者不取
達者易入而不恤其未達也要之以道而略其器使
道而所從施之有先後耳三代之後釋氏與孔
老並行於世其所以異者體道愈遠而元於世
之表指天下之所謂不見以示人而不憂其不悟
日要將有悟者其說又老氏之也予聞之吾兄子
一章予嘗為之解其說如此○予聞之吾兄子
瞻曰太史公言莊子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
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屬者予
以為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知莊子之法耳楚公
子微服出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
也不力門者出之固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

為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
故莊子之言皆文子而實不子陽擠而陰助之
其正言也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
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
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為一
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於其身皆以為一
而申不害以術治韓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
民心賞存乎慎法罰加乎奸令於官府刑罰必於
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生殺之柄課羣臣之能
所謂術也法者臣之所師而術者君之所執也
及韓非之學法者取申商而兼用法之所止雖有
聖智不用也術之所操雖有父子不信也使
君據法術之自然而無所復為此
申韓所謂老子之道而實非也

黃震曰按老子與韓非同傳論者非之然
余觀太史公之意豈苟然哉于老子之日
無為自化于莊子曰其要本歸于老子之
言于申不害曰本于黃老而其歸本于黃老
非日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本于黃老
夫無為自化去刑名固霄壤也然聖人所
以納天下于善者政教也世非太古矣無
為安得自化政教不施則其弊不得不出
于刑名此太史公自源徂
流詳著之為後世戒也

校字訓點
史記卷六十三
老莊韓非

老莊韓非

一

史記卷之六十三

柯維騏曰虛無體也因應用也因應者因
而應之也司馬談論道家以虛無為本以
因循為用又云虛者道之常也因應者君
網也即史所論老子之說也張文潛謂史
遷將老子與申韓同傳非是強安排其源
如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此陰謀之言
也陰謀之術則申商韓非之所本也
又曰按太史公自序云作老子韓非列傳
其莊子申子特附載之耳凡世家列傳
載者極多如陳平世家附陳軫犀首如元王
世家附趙王如張儀傳附陳軫犀首如稷
里甘茂傳附甘羅如孟荀卿傳附趙奢李
髡慎到騶奭如廉頗藺相如傳附趙奢李
牧如韓王信盧縮傳附陳希如樊鄺傳附
滕公灌嬰如申屠嘉如鄼生陸賈傳附朱
附周昌任敖申屠嘉如鄼生陸賈傳附朱
建如萬石張叔傳附衛綰直不疑周文如
平津傳附主父偃如魏其武安傳附灌夫
如曹劇豫讓傳附專諸荆軻其論贊或專
或兼無定體也
凌約言曰太史公作史以老子與韓非同
傳世或疑之今觀韓非書中解老喻老二

皆出
之皆
下一
本有
無字

卷皆所以明老子也故太史公贊中有皆
原于道德之意老子深遠之句則知韓非
皆出于老子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三 終

校字訓點 史記卷之六十三 老莊申韓列傳

十三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四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日本奧田遵校正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四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注曰反
下疑田
字譌然
衍

茅坤曰列將傳以
兵法為案
穰苴曰史記司馬
穰苴齊景公時人
也其事甚偉然戰
國策云司馬穰苴
為政者也潛王殺
之大臣不親則其
去景公遠矣大史
公取戰國策而作
史記當以戰國策
為信

凌約言曰其故賤
恐法不行而請所
寵所尊蓋逆知其
必不用命而欲籍
以行法也立表下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索隱曰穰苴田氏之族為大司馬故曰司

馬穰苴也正義曰穰音若羊反苴音子徐反曰穰苴為司馬官主兵齊景公時晉

伐阿甄而燕侵河上索隱曰阿甄皆齊邑晉太康地記曰阿即東阿也地理志

黃河南岸地即滄德二州北界齊師敗績景公

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

人文能附眾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

語兵事大說之以為將軍索隱曰謂命之為將以

以將軍為官名故尸子曰十萬之將兵并燕晉之

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間伍之中加之大夫

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

穰苴列傳

正義
援下
疑脫
一字

漏折賈之意已萌矣至于仆表決漏而其意已決矣待問軍正哉惜賈在計中而不悟耳

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且日日中會於軍門日按旦日謂明白日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中時期會於軍門賈索隱曰二表謂立木為表以視日景下漏謂下滴漏以知刻數也賈素驕貴以為將已之軍而已為監不甚急正義曰已音親紀監甲暫反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索隱曰仆音赴仆者臥其表也決漏謂入行軍勒決去壺中漏水以賈失期過中故也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為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索隱曰援音袁枹音浮正義曰援作操枹音孚謂鼓挺也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

正義
比下
疑脫
一字

唐順之曰此與孫子斬寵姬之意同茅坤曰斬賈之事漢以後不可行矣

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魏武帝曰苟便命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於事不拘君命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駟馬之左驂以徇三軍索隱曰謂斬其使者僕車之左駟又斬馬之左驂以御者在左故也正義曰駟音附劉伯莊云駟者箱外之立木承重校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正義曰比作卑

校字訓點

史記卷六十五 穰苴列傳

二

○死委餘篇云司馬田穰苴傳人或疑之以左氏不載也按晏子云景公飲酒夜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效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醋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簋與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此事可入傳

兩苴字間疑脫穰字

按考要云和原號太公因原名因齊田敬仲世家云太公求為諸侯周天子許之十九年田和立為齊侯和卒

必耳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為之赴戰晉師聞之為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正義曰水北去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為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索隱曰田乞田僖也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為齊威王索隱曰此文誤也當云下為齊威王故世家云田和自立至其孫因號田乞田公其孫號威王也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正義曰放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

或論以為

子桓公午立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此不云和為侯似闕也

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閔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褻矣索隱曰謂司馬有二代之法而齊區區小國又當戰國之時故云少褻若夫穰苴區區為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既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蘇子古史曰太史公為司馬穰苴傳言齊景公拔以爲將遂以成功歸爲大司馬大夫高國害之讚而殺之其言甚美世皆信之予以春秋左氏考之未有燕晉伐齊者也而戰國策稱司馬穰苴執政者也潛王殺之故太臣不附意者穰苴潛王之臣嘗為潛王却燕晉而戰國雜說妄

交字川

定卷六十一

五

以為景公時耶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四終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五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吳興凌雅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日本長尾與田遵校正

孫子武者齊人也

正義曰魏武帝云孫子者齊人
事於吳王闔閭為吳將作兵法

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

正義曰七錄云孫子兵法三卷案
十一二篇篇為上卷又有中下二卷吾盡觀之矣可

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

可於是許之出官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

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索隱曰隊徒對
反長竹兩反

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

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

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

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

按吳越春秋云
吳王登臺向南
風而嘯有頃而
嘆群臣莫有曉
王意者子胥深
知王之不定乃
薦孫子于王王
召孫子問以兵
法每陳一篇王
不知口之稱善
按通篇以兵法
二字作骨首次
武以兵法見吳
王卒斬二姬為
名將後次臚與
麗涓俱學兵法
而臚以兵法為
齊威王師及死
麗涓顯當時專
後世者皆兵法

也篇終結兵法
二字與首句相
應

茅坤曰斬王之寵
姬二人此與田穰
直斬莊賈同律

楊慎曰不願下觀
蓋有憾于殺二姬
也

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
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
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
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索
日趣音促急也。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
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
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
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
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
「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
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
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

何大復曰古者天
子之遣將躬為推
轂曰闔以外將軍
制之故吳王用孫
子而寵姬戮魏王
用穰直而莊賈誅
二君者非不願寵
幸也知將不可以
寵幸奪也

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
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歿，越絕書曰吳縣
巫門外大冢孫
武冢也。去縣十里。索隱曰：越絕書子貢所著，恐
非也。其書多記吳越亡後土地或後人所錄。○正
義曰：七錄云：越絕十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鄆，
六卷或云伍子胥撰。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鄆
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
學兵法。索隱曰：臏，頻也。反。龐，
皮江反。涓，古玄反。龐涓既事魏，得為惠
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
至，龐涓恐其賢於已，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
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正義曰：孫臏以刑徒
今汴州孫臏以刑徒
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奇，竊載與之。齊將田忌
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
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

孫子兵法卷之五 孫臏

按字訓

董份曰重射謂以重相射即下千金是也註非

王整曰孫子三駟之說可以施之射金而不可以施之軍旅抱鼓之間乃有欲祖之為軍法者何也

余有丁曰撒義當為擊非予戟也

批亦

自為之為宜為讀

桂陵馬役一固事誤為兩事歟

王整曰攻其不備

史記卷之五

忌曰君第重射索隱曰第且也臣能令君勝田忌

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正義曰射音石

及臨質索隱曰質猶對也將欲對射也孫子曰今

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

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

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

法遂以為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

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

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

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索隱

事之雜亂紛糾也解雜亂紛糾者當善以手解之

不可控捲而擊之捲即拳也劉氏云控總捲縮非

也救鬪者不搏撒索隱曰音搏戰謂救鬪者當善

怒益熾矣按撒謂批元擣虛索隱曰批音白結反

以手持撒刺入也批元擣虛元音苦浪反按批者

相排批也音白滅反言敵人相元必爭也擣者擊也

衝也虛者空也按謂前人相元必須批之彼兵若

虛則衝擣之欲入擊梁之虛也形格勢禁則自為

解耳索隱曰謂若批其相元擊擣彼虛則是事

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

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

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索隱

齊今引兵據大梁之衝是衝其方虛之時田忌從

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

年索隱曰王劭按紀年梁惠王十七年齊田忌敗

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

一竈能供十人食十萬人

茅坤曰孫臏滅龐
與韓信背水陣同
韓信以孤軍深入
趙危地非為背水
陣則不可誘之空
壁而出逐空壁而
出逐則夜半所遣
二千人間道而伏
趙壁之旁者可以
拔趙幟而立漢幟
矣孫臏疾走大梁
故知龐涓之輕之
以齊為法也日為
滅竈則可以誘其
輕我之心而倍日
併行以逐倍日併
行以逐則旁多阻
隘彼且不及蒐而
吾為伏以襲之矣
唐順之曰此并是
將略中所稱藏于

九天之上動于九
地之下蓋不必矢
石之間而勝者

茅坤曰吳起傳本
諸家之言而成文
所以首尾无呼應
處

唐順之曰借惡者
語叙起事

董份曰魯人惡之
者必惡之于君也

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
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
伏後變說倍日並行案
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魏武帝曰蹶猶挫也。索
蹶猶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
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三萬竈。龐涓行
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
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
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
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
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
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
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

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索隱
謂龐子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
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與自句相應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
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吳
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
為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為
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
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已者三十餘人。而東出
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
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
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

不宜用魯君字

王世貞曰太史公其起殺妻求

將事而韓非子亦

云起衛人也使其

妻織組而幅狹於

度吳子使更之其

妻曰諾及成復度

之果不中度吳子

大怒出其妻妻之

弟重於衛君乃因

以衛君之重請吳

子不所遂去衛而

入荆也合二說見

之為起妻者不亦

難哉

王維損曰善寫起

所以得王之心

茅坤曰附循者將

之先與穰直同

董份曰述此便見

起能使士卒死戰

董份曰李克謂起

貪而好色而此言

其廉平又云節廉

豈其性本貪而因

欲立功名故自矯

勉耶

按此段本戰國

策而文法少異

秦華 當作 大華 蓋謂 華山 也

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

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

衛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

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

好色索隱曰王劭云此李克言吳起貪下文云魏

文侯知起廉盡能得士心又公叔之僕稱起

為人節廉豈前貪而後廉何言之相反也今李克

言起貪者是貪榮名耳故母不赴殺妻將魯是也

或者起未委質於魏猶有貪迹及其見用則盡廉

平之為人也然用兵司馬穰直不能過也於是

魏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將與士卒最

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

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索隱曰吮音弋

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

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

踵遂歿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歿所矣

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

乃以為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

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

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

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

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

今河南城為直之皇甫謚曰壺關有修政不仁湯

羊腸阪在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劉氏按紂都朝歌

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今孟山在其西今言左則

東邊別有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太行經其南修政

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

交子訓 卷六十五 紀元前

五

也

鄉讀為向

一本此三者云

玉雪意吳起所謂左孟門右太行者即此兩山相對者也信險哉姑記之

按此與文侯時李克翟璜論相同律

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楊子法言曰美哉言乎使起之用兵每若斯則以太公何武侯曰善即封吳起為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索隱曰呂氏春秋作商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竄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田文既死公叔為相。索隱曰韓尚魏公

評將齊之齊當作魏

茅坤曰起之入楚多戰功太史公並為虛語以序次之而不及其治兵合戰之畧惜哉

按大史公只以於是二句收括上文僕言一段毫無滲漏何等筆力

按吳起在衛則鄉黨謗之事齊則魯君疑之將相楚則貴戚射刺之豈其所遭

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僕曰吳起為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彊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即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非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鬪之士要在彊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諸侯

交之川

史記卷六十五

六

然哉觀太史公首著其殺妻一節與魯人惡起者言則起猜忍之性所如不合不足怪也
 黃震曰按穰苴之斬莊賈孫子之斬二姬蓋號令嚴整雖素卑賤者可將雖素不知兵者可使也太史公譏孫臏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于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于楚卒以刻暴其軀嗚呼不仁而善用兵亦烏有自全者哉
 按孫吳正所謂能高之者未必能行之也

患楚之彊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歿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索隱曰肅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既葬太子立王索隱曰肅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歿者七十餘家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索隱述贊曰孫子兵法十三篇美人既斬良將得焉則孫臏脚籌策龐涓吳起相魏西河稱賢慘礪事楚
史記評林卷六十五終

